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三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三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目錄

規齋詩集(一)

一

覲齋詩集（一）

〔清〕張謙宜撰

覲齋詩集

《覲齋詩集》不分卷，《焚餘》二卷，清張謙宜撰，清抄本。

張謙宜，字稚松，號山農，亦號山南學究、山南老人，膠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進士。隱居不仕。『四庫存目』著錄其《覲齋詩選》二卷、補遺一卷。

又所著《家學堂遺書》二種即《覲齋詩談》八卷、《論文》六卷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法輝祖刻本。《詩談》有康熙

四十九年（1710年）六十二歲自序；《論文》又有康熙辛丑七十三歲自序，又其子欣在《論文》跋尾稱『甲寅雍正

十二年五月，昔先嚴見背已四年矣』，據此知張謙宜生於順治六年（1649年），卒於雍正九年（1731年）。

《覲齋詩集》凡十二冊，不分卷；另有《焚餘》一冊，一卷。《覲齋詩集》編年自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年）迄於雍

正辛亥九年（1731年），為其五十餘年心血所淬。卷前有自序三篇，各冊題詞十篇，康熙己丑四十八年（1709年）左宰

序及高鳳翰《讀稚松先生老年詩》二則。謙宜論詩，謂：『不博物窮理，弗能醇也；不交遊賢哲，聆其緒論，弗能進也；不涉歷名山川，以發其光怪譎麗之氣，弗能變也；不煅煉於窮愁風雨飄軻傷心之域，弗能沉鬱而磅礴也。』

集中詩作衆體兼備，風格有沈鬱頓挫者，有清新自然者，有近於俚俗者，有充滿諧趣者。殆因其心境與閱歷之變化而不同。謙宜自叙其詩數變，曰：『辛卯南遊，與小人伍，故其詞忿；壬辰晚年登第，世網嬰胷，其詞拘；癸巳連年出塞，遊乎方外，適入寰中，詩思浚深，時復瀏灠頓挫，得於讀書者爲多；甲午決意不求，適時自行其意，一題入手，筆未下而意成，鑪鑄已就，不過小小磨補，如裹氈脫險，無怖無傷。』高鳳翰評其老年詩則曰：『樸極似拙，質極似俚，真極似率易，其病處俱是好處，然惟詩家老境，自然得之始妙。』

謙宜於民謡樂府體頗擅，集中《瑯琊謡》《納穀謡》《芟舍謡》《進展行》《難民謡》《催糧謡》《緩征謡》《擬讀曲》《通州吏》《關中吏》《山東吏》《墟里謡》等，哀民生之多艱，刺官吏之貪橫，皆平實曉暢，質樸感人，頗有類

香山處。交遊中名詩人有高鳳翰、高珩、陳鵬年等，皆有贈投之作，而以表弟高鳳翰爲多，如《柬高西園求畫扇》《雪晴憶西園》《喜西園已到尚在朱氏宅》《食銀刀憶西園》《與西園論先輩制義》《雲竹簪西園所贈咏之》等，可爲考證高氏生平活動之資料。

行間眉上有友人李伊村、趙敬亭、王季陵等評語。皆寥寥數語，俱能將詩之妙處佳處和盤托出。

題詞之二有云：『乃自爲芟薙，燒其複蕪，爲存制義一百十七篇，古文一百六十六篇，詩七百二十五篇，皆斷自中年以迄今。』此殆《焚餘》之由來，惜館藏《焚餘》僅存詩二卷二百多首，未能窺其全貌。（姚穎）

覲齋詩集

第一冊

共十三冊

魏參詩集自叙



予自十四歲肯已竊為詩父兄嗟賞而無喜色慨然謂小子曰
爾知詩之妨于制舉業乎且爾知詩之難守乎方以文字於世
父石帆先生負負銳氣順臆謬誣殊不知其相妨也輒欲不然
樂之訖于今歷六十七年所猶未窺其堂奧而世所云佔畢于
時文者多先予騰蹕以去夫乃撫膺追悼親見其所為難與
其相妨者使予不如此即當日言之亦不信也夫詩之為道本
于性術而學問涵養實輔之其後入也必原于虛心勤苦而後

可與言正矩高道是以往即何難為理學儒宗而屑之於騷人
何為哉即召騷人言之豈易之耶不博物窮理弗能醇也不交
游賢哲聆其緒論弗能進也不涉歷名山川以發其光怪譎麗
之氣弗能立也不暇煉於窮愁慘雨輒輒傷心之域弗能沉鬱
而磅礴也幸得並此數者而或末證古今人之得失洞觀選家
之利病其所見必不確無名師益友痛加鍼砭其不至放逸錮
蔽者哉希嗟乎讀書取友皆學者大事也而僅之以之為詩已
為可惜讀書取友亦難事也而尚不足且盡詩之理然則為詩

詎不難哉況人之一生年屢進則業屢遷見愈多則心易轉而
詩中之門戶支派則累代而加繁將汎汎于波靡之會吾懼其
襍瑣之守一先生之言吾病其隘少為之則手硬而機澀多為
之則神竭而思浮不追踪前跡則玉根之誤也不翻空以出奇
則大倉之腐也不日增而月益則枯亡之漸也中間潤燥味以
求墜破藩籬以啓宇往之先失是而不知至老大已難悔不則
餐飫旁走追邯鄲之步而莫逮者又不敢必其絕無也蓋迷而
後悟之則復悟又不知其凡幾年而終未敢自足二曰詩非如

是則不工耳如其為之而不必工貽笑于詞流苟為之而工矣
又不必其有知己世俗厭之蔑如也然則生今世而為詩雖工
不如其勿工矣予辛苦六十餘年所閱歷者頗深前日所訂今
日以為可憐前年所選今日以為可汰或一字弗愜並其句而
易之單詞閱錄並其篇而薙之未幾其全篇者無一可自信也
其自信者未必其果見許于君子也矧計及于傳不傳乎大都
乙卯以前多師心僕弄之習其不強請者許之今割絕不復道
兩辰而得師事楊戡夏先生始知予之不足又先是聞長老談

漢魏少陵諸體輒不能信私所讀之啞然笑曰平之吾耳丁
已小試不利愁望所之胆一意讀古人書久乃驚心汗下而不
可止用是降心刻苦博觀衆論以合之所及知者終二三耳或
夏先生則時時類舉古法改吾所短或懇指某書或直告某詩
使吾尋繹之寔久而若有所見而後乃微之導之其揮筆指摘
有他人所不肯服而予独信之者吾亦不強為他人語也凡吾
之得力實稟承于先生不韋戴夏先生名祿予又不能出從賢
人君子游殆將靡所宗依以自迷其往轍其於詩也何有吾今

迺知詩之難：于求工詩之妨于制舉業病在心無兩用而能
精者也故披覽舊稿刪其荒蕪集而藏之雖習業未除而析肱
已聽輒言其甘苦重以為戒悔且補吾父兄未暢之談亦將告
我子弟云爾山南學究書



觀齋詩自叙

周減齋叙王于一詩集曰于一讀書好為詩偶有所得鬱抑纏綿瀏漓渾脫既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為人屬筆人有所求不可迫以肯日俟其意與興會赴屬而後兔起鶻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泊泊汨汨雖揮灑終日不倦意所不至不復強為閒友人燕集即席賦詩于一頽然甘金石罰退而終無所應其不能為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詩成出以示人必先布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讀之未數行則又碎語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

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後旁為之點首擊節豁然撫
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按此情態頗與鄙志合故取
以自況減翁自序其詩則曰為詩膚七子幾竟陵蒲騷騎兩家
者論詩喜前修當使移易不動勿為馬首之緒語噫周君所言
何其似吾師蟬下公之言乎因併錄于前

康熙甲戌九月三日膠東張謙宜書



繭絲四年詩自叙

昔龍門扶風自序其史書後云文人自誌生壙自著年譜然未有自叙其詩者予蓋窮愁鬱塞度不可受知當時而作詩之志終無知者不待已而直道其實君子庶乎許我也嗟夫詩以自舒其性情非藉之以希世身生於僻壤賦性樸陋不能效妮子老婢殼又不肯模稜和光假粉澤以悅俗目間時流之談詩曰勿敢自我立意勿容發揮所感輒掩耳避之夫果無意是無詩也無所感不必作詩也與吾舊學于先生飲聞于前民者大相